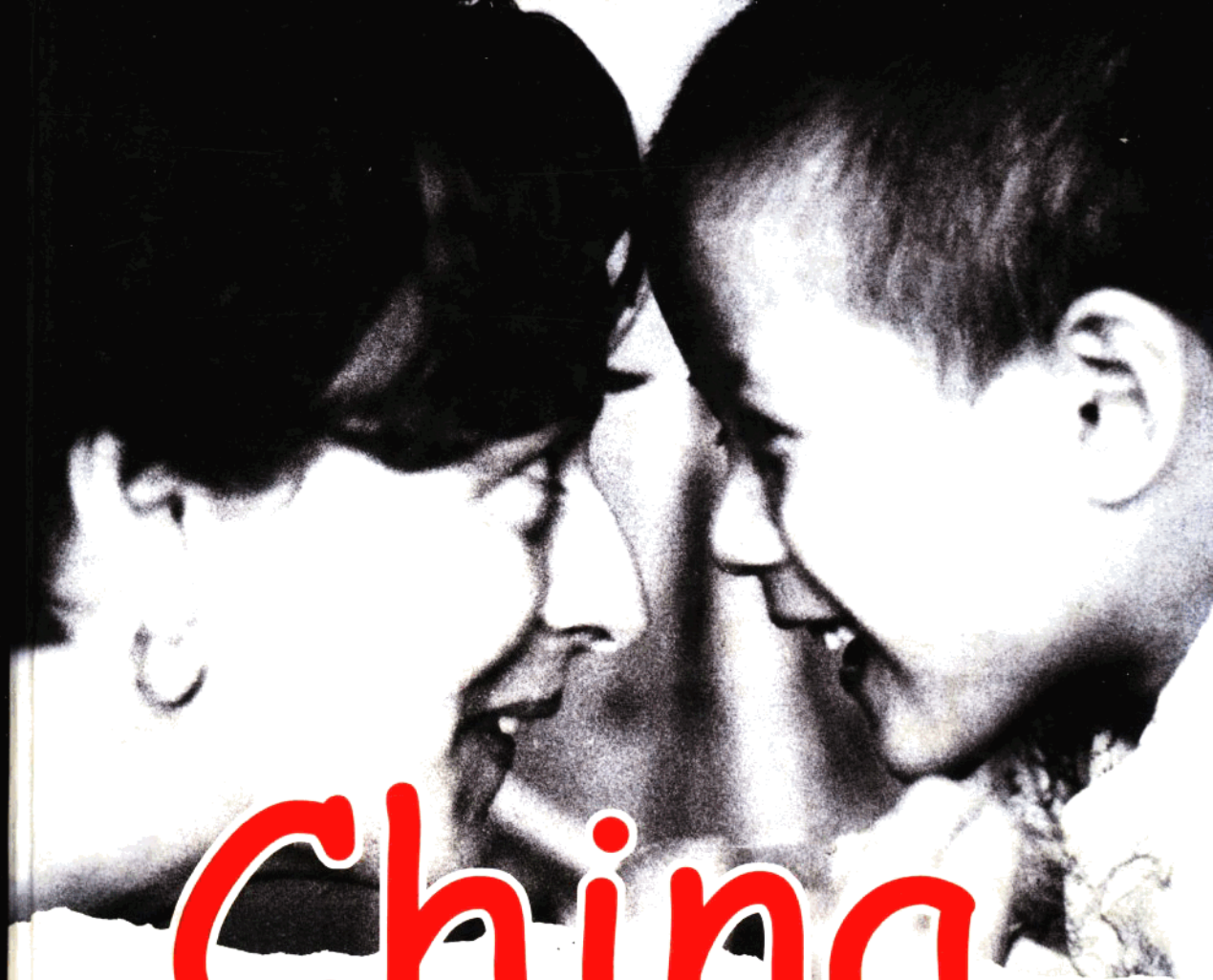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China

Stories

当代中国纪实摄影

CONTEMPORARY CHINESE DOCUMENTARY PHOTOGRAPHY

中国故事



左起:袁冬平、段煜婷、刘树勇、孙京涛(1998年夏于广州)

袁冬平 1956年12月出生于广州;1976年3月高中毕业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,加入海军东海舰队服役;1980年7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;1984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;8月,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馆管理局工作;1986年2月调入《民族画报》社任图片编辑至今。1973年开始学习摄影;1987年开始尝试拍摄专题,作品有《胡同里的人们》(1987-1988);《盲童》(1989-1990);《精神病院》(1989-1994);《穷人》(1994-1995);《我们这个时代》(1998-);1993年获美国年度图片(PPI)图片故事类优秀奖;1994年获《人民摄影报》皇宫杯系列摄影大赛银大奖;1995年参加PPIF小组'95作品展《关注》;1996年出版《精神病院》摄影集;1999年参加《20世纪末中国实验艺术展》(美国);1999年参加《中国现代摄影展》(美国)。

刘树勇 1962年5月生于山东省临朐县。1979年考入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1983年毕业后,到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。80年代中后期始致力于视觉语言研究,涉猎多种艺术领域,造文章及著作若干。90年代中期后,专攻于摄影批评及图像传播方面的研究,有文章及一些著作行世。

孙京涛 男,1966年生于山东莱阳一农家。插队,离家求学。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学位为硕士。先在人大当老师,总有谋人子弟之嫌。1996年转入山东《大众日报》当记者。拍过很多照片,但少有发表,更未得过奖。去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参加过一摄影研讨班,挺有意思,但收获不大。写过一些文章,但大都于事无补。喜欢将镜头对准下层人群,但不知能收到什么效果。至今没有决心要过什么东西,惟喜欢与朋友彻夜长谈,但常在晨曦黎晓之际,翩然睡去。

段煜婷 1996年大学毕业,同年入《人民摄影》报社作编辑,主持理论版,推介摄影思潮及摄影流派,曾参与组织“雅克布森报道摄影研讨班”,“华南新闻摄影高级研讨班”等影界多项重要活动,并在《人民摄影》开设访谈国内摄影名家的“摄影家访谈”栏目。1998年调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,任《新快报》图片编辑,迄今为止,组织编辑了大量新闻及报道摄影作品。

特别声明：

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以“相关资料”的形式，参考引用了一些文字资料。由于资料来源较广，头绪众多，哪些文字资料在使用上可能存在版权问题，编者客观上难以一一进行核处理，而且大多数作者上无法取得联系并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。因此，特在此声明，希望这部分文字资料的版权所有给予谅解，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。凡认定自己是在本书所使用的某部分文字资料的版权拥有者，敬请及时与本书编者联系，并提供可靠的证明材料，编者将根据有关规定，合理支付报酬。

著作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。非经本书作者同意，不得转载、局部抄袭或仿制使用在杂志、网络或其它书籍等媒体上。

目录Catalog



第一卷

- 周明
国铁一号走向末路/1~6
一个生活在美国家庭中的中国弃儿/7~10
- 叶伟华
洋教师在肇庆/11~16
光仪大屋/17~24
- 张新民
深圳8.10股潮/25~30
九十三家房客/31~36
荡悠在高楼间/37~42
- 范雪冬
感受坚强/43~46
- 郭盖
木屋中的艺术情侣/47~54
从“眼镜蛇”的声音到玉指缘的美甲/55~58
- 赵铁林
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/59~64
阿V姑娘的日子/65~74
琼州海峡打鱼人/75~78
售书人李拐子/79~84
- 周浩
十六岁/85~90
土法冶炼/91~96
最后的麻风村/97~102
长角苗的故事/103~110
- 杜殿文
北京私立京华学校/111~120
- 袁冬平
紫禁城下/121~126
精神病院/127~134
穷人/135~144
- 蒋建雄
柳州的摩托/145~148
- 钱捍
1+1=6/149~162
收破烂的诗人/163~166
黄岛油库大火/167~170
- 高林胜
跨越四十年的中日戏剧交流梦/171~174
- 柳军
“蚊虫王国”戍边人/175~178
穿越青藏高原/179~182
奔向玉树雪灾区/183~186
巡逻吾甫浪/187~190
- 吴正中
波螺轴子路/191~196
为爸爸撑起生命的春天/197~200
一个世纪老人的故事/201~204
滑板小子/205~208
崂山大院——青岛最后的棚户/209~216
郭素爱和22个弱智儿/217~222
母爱的奇迹/223~226
- 于全兴
最后的阳光/227~232
福利院里的洋阿姨/233~236

STORY 中国故事

第二卷

- 任琴
最后的“金莲”/237~244
硝烟散去/245~254
- 刘启后
圣洁的疯狂/255~262
- 王杰
洁妮、杰茜与她们的中国爸爸妈妈/263~266
- 黑明
走过青春/267~278
- 杨秉政
顿珠和他的希望小学/279~282
北京的地摊/283~286
雪域高原养路人/287~290
- 周海
工业的沉重/291~296
采煤工/297~302
- 王飞龙
微山湖上最后的船校/303~306
生命在升华/307~310
几度冷热话皮影/311~314
- 吴惟
今日红军战士/315~318
- 宋布军
生活在越南的越南难民/319~324
画商杨啸/325~328
- 林慧
天津女监印象/329~334
- 余海
学琴路上/335~340
- 孙京涛
麻风病院的故事/341~348
幸福路·永定门/349~362
泰山挑夫/363~368
- 彭红军
山村接生婆/369~372
- 赵震海
矸石山上捡煤人/373~378
- 焦波
俺爹俺娘/379~388
哈巴雪山上的背矿人/389~394
山村摄影师/395~398
京城最后的背粪工/399~402
- 李建泉
圣诞老人走进北京胡同/403~406
榆林庙会/407~410
- 郝军 施乾元
让我们唱和你生命中最后的歌/411~414
生命的枯荣与色彩/415~418
- 杨延康
麻风病康复村/419~424
特等荣军的义工“儿子”/425~428
回归儿童村/429~432
- 邓勃
雷州“冥府银行”/433~436
一个女人和600个孩子/437~442
小女孩蔡小娴的悲欢故事/443~448
哭泣的村庄/449~452
这一天所有的人都美丽/453~458
乡村木偶戏风光不再/459~462
- 谷永威
最后的血民/463~466
芭蕾在中国/467~472
泉边人家/473~476
父亲/477~482
- 刘海峰
董家园子的人们/483~488

目录Catalog

第三卷

- 黄文
京城“警花”/489~494
眼镜蛇乐队/495~498
修行/499~504
学京剧的孩子/505~510
- 张左
40岁的下岗女人/511~514
- 柴继军
目击乡村直选/515~518
- 黄秉义
并州商战/519~522
- 李新亭
妈妈教给我一首歌/523~526
为天安门广场采石/527~534
- 李志雄
海鸥老人的故事/535~538
- 刘新亭
木板撑起弯曲的腰/539~542
- 姜健
“高干”病房/543~548
- 郭志斌
大墙内的演出队/549~554
“硬卧车厢”/555~558
- 刘泉龙
回民村的老人们/559~562
- 居扬
丢丢/563~570
- 杨勤
一座老式造瓦工场/571~574
- 赵茂平
外地民工/575~578
- 陈锦
四川茶铺/579~588
云中的梵呗/589~598
- 邹绍信
山区民办教师/599~602
- 黄伟斌
舞狮的孩子/603~610
- 吴万生
花季舞蹈/611~614
- 黄利平
黄河滩区/615~626
豆子/627~630
苏家屋子和他的主人/631~634
- 曾璜
离家的孩子/635~642
乡计生助理员姜淑琴/643~646
- 王福春
火车上的中国人/647~654
- 黎文
漂流雅鲁藏布江/655~660
- 吴久灵
乌江纤夫/661~668
- 刘文忠
黄河口边护鸟人/669~672
- 任锡海
学书法的孩子/673~676
十号大院的故事/677~686
老房办学/687~692
沉重的爱/693~696
- 王曙
先生/697~700
- 李楠
盲孩子/701~708
宽沟背铝人/709~714
- 李江树
田惠平与“星星雨”/715~720
北京人的生活/721~726



STORY 中国故事

第四卷

- 于德水
乡村“吉普赛”/727~730
民工潮/731~734
当年知青回乡来/735~740
- 鲁少河
中华武术看少年/741~744
黄河断流后的思索/745~748
黄上塑深情/749~750
袁静华和她的家庭聋儿语训学校/751~754
- 王大斌
针针都扎进了“龙脉”/755~762
大白菜爱国菜/763~766
大连驾校学车族/767~774
- 梁达明
三个同命相连的女孩儿/775~778
- 李太行
小胖墩的烦恼/779~782
- 吴淼
众志成城锁乌龙/783~788
征服无人区/789~794
- 陆杰
上海最后的“穷街”/795~802
给水站的故事/803~808
一只手撑起一个家/809~814
- 于先云
20小时跨省大营救/815~818
- 解海龙
希望工程/819~830
- 颜长江
民间弱智学校/831~834
迎接/835~840
春祭/841~844
- 曾秉会
出黑板报的张老汉/845~848
- 梁耀钧
“大车”与伙计/849~852
- 朱清河
城市边缘/853~858
- 邱焰
传销噩梦/859~864
马钱钱与吕倩卡/865~868
劫后重生/869~874
- 陈远忠
死亡·食物·挽歌/875~880
乞讨生命/881~886
- 张磊
代理妈妈/887~890
- 王立强
北京“垃圾村”/891~894
- 王景春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/895~902
大海中的一条船/903~908
- 傅振祥
列车下的洗衣房/909~914
漂泊的人们/915~920
- 姜林伟
北京有所民工子弟学校/921~926
- 胡伟鸣
三峡儿女别故土/927~930
“诺亚方舟”上的来客/931~934
走出昨天/935~940
汉正街上的扁担/941~944
都市乡客/945~948
- 周寅杰
押运兵/949~954
- 宋刚明
戒毒女/955~962
折折叠叠千纸鹤能载几多悔/963~966
景广平
虎跳峡里的异国恋情/967~972
- 慕辰(丁东妹)
圆明园艺术家村/973~984
- 陈丰
在田野上呼吸/985~992
一个工作室的发展道路/993~1000



于德水

于德水,男,1953年6月生,籍贯山西,汉族,1969年参加工作,1976年调入河南省周口市文化馆从事摄影,1985年调入《河南画报》社任摄影记者,现任《河南画报》社副主编、主任记者。

自1979年始从事摄影创作,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参加摄影展览。1983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摄影专业。1982年加入河南省摄影家协会,1985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。现任河南省文联委员,河南省青联常委,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,河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。

主要摄影代表作品有:《大河万岁》、《六月》、《同心歌》等。

1994年出版个人摄影作品集《中原土》。



▲ 在边远的小山村里,这样的演出很受欢迎。

乡村“吉普赛” xiangcunjipusai

摄影 / 撰文 于德水

——辆再简易不过的农用机动三轮车,上面满满装着他们全部的家当:表演道具、锣鼓家伙、锅碗瓢盆,还有一大堆生活用具,六七个男女高高地坐在上面,伴随着突突突的车鸣声,蜿蜒出没在偏僻的乡村山野间。

当车在一个地方停下——是村头场上,或是农家庭院,只见车上的家伙被大伙儿七手八脚地张



▲ 娃娃们一有空就得练功。



▲ 正统的传艺,就是这样由师傅手把手地教。

罗起来,随后就叮叮咣咣地拉开了场子,嘿!这一辆三轮拉的就是一台戏——“各位乡亲好,我们是太康杂技表演队,来到这里为乡亲父老献艺,请多关照。下面表演开始,第一个节目……”车技、软功、走钢丝、小魔术,啊!还真像那么回事儿……笑声、掌声、喝彩声回荡在一个个平日难得热闹的农庄院落里。

这些来自豫东太康的杂戏班,多是几辆车结伴而行,至一地域后各自分散走乡串寨,一路演出,十天半月他们又会相聚于下一个约定好的地点。

太康的杂技已有多年的传统,一位

小班主告诉记者:“俺已经在外跑了十多年了,最早出来是架子车、驴车,这不,去年俺换成了机动三轮车。”班主说“村里原来是个大马戏团,后来才分成几个小班子,一年到头在外跑,只在春节和麦忙季节才回家。”“咱这走乡串村地表演卖艺也算一种副业吧!走哪儿演哪儿,最远俺还到过新疆和东北哩!”小班主颇为自豪。“一场演出的收入不尽相同,多则百十元,少则三五十,有时给些高粱、玉米、管顿饭之类情况都有。这常年在外,苦辣酸甜都有哩!”问起他们的节目和功夫,班上的小伙子都争着说个不停,“张家的‘单把

椅子顶分砖’是俺村的保留节目,那功夫没三年时间不成!”“李家的三人柔术造型‘咬花’还到法国去表演过哩!”

在后来的追踪采访中,记者又慕名来到位于豫东平原上的太康县。县上的同志介绍说:这里的杂技表演多年来一直是当地农民的文化副业,普及得很。张集、王老家、程桥的十里八村,几乎人人都会两下,各种表演班子不下百十个。这两年,几个村还都开有杂技学校,好多外地学员来这学艺哪!他们说:“国内不少大杂技团里都有咱太康的杂技演员。咱太康杂技在外面可是名气不小呀!”

中国故事



▲ 旅途的奔波,对孩子们来说更多的是玩耍的乐趣。



▲ 演出用的道具大都就地取材。



▲ 村头、场头,拉开骡子就是舞台。



▲ 遇上同行的车,大家难得在一起合个影。



▲ 停下车来开饭,这是真正的风餐露宿。



▲ 在蜿蜒的乡野间,他们不知要穿行到何时?





mingongchao

摄影 / 撰文 于德水

春节一过,民工流动骤起高潮。各大车站均传来信息。由于大量民工涌入,火车站客流暴涨,增车加点,仍然疏送不及。位于全国路网中心的郑州站民工潮流更是一浪高过一浪,在增开的12个签字处窗口前,等待签字的队伍长达200米。一时间各大报刊都以醒目大字标题惊叹“百万川军奔广东”,“十万民工下浦东”。民工潮汹涌而来,不堪重负的铁路使出了浑身解数,客流压力有增无减。1994年2月18日郑州站办理旅客近20万人,站内仍有近4万人滞留在车站候车。郑州铁路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调出了许多车隔,运送客流。别乡离土闯世界的农民,不无怨言地说:“俺不是盲流,俺是旅客!”滞留在车站的民工大多都是年轻的面孔。这两位来自驻马店的小伙子说:我们那儿一人只划几分地,乡里的企业安排的都是乡干部子弟,想进去起码也得跟他们沾亲带故,俺没有门路,不出来找活只有在家晒暖。



▲ “走南闯北，历尽艰辛，终于走出一条路，不算白活。”这是记者在一户常年在打工的农民家对联上抄录下来的。今年不足40岁的王福第二次背上了行李，虽然去年外出的经历令他失望，但他还是在刚刚过罢小年的时候又踏上了这条路，身后的土地使他眷恋，但是他说：“总比呆在家里强。”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大地上涌动着民工大潮，年复一年，有增无减。不论你是持怎样的态度看待它，它已是自发地、不可遏止地卷入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。

有人说：“民工潮”是改变历史之潮，创造历史之潮。

中国，是一个农业大国，有着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史。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今天，在这片曾孕育出古老文明、拥有近10亿农民的土地上，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化。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，商品经济蓬勃发展，农村的生产条件变了，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意识也在改变。许多人不愿再固守那一亩多耕地，开始向社会、向更大的空间寻求释放自己的能量。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。

据专家研究指出：在中国的现代化发

展过程中，占全国人口80%的中国农村，到本世纪末将产生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。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大军，他们的流动，他们的命运，将对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如此规模的“民工潮”的出现，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是绝无仅有的。这是受惠于改革开放，得以温饱之后的生产力对固有生产形式的冲击。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主动的、以赚钱求富为目标的大规模农民流动。

农民走出家门，眼光开阔了，这不仅仅只是手里挣得了几个钱，更给他们的思想文化背景带来了融通和交流。许多在外闯荡过的农民都难再回到故土那安闲生活的小圈子，他们还是要别乡离土，去“经风雨，见世面”，去寻找自己的发展

机遇。

农民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上分离出来，这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。改革以来，农民的利益比较意识显著地增强了，农民对自身生存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。

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潮，其规模，其影响，都是空前的，但其具体形式显然还是处于自发的、低层次阶段，流动的无序和放任给现行的社会结构强烈地冲击。许多农民当他们带着自然农业小生产环境的文化惯性，步入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这个陌生领域的时候，又难免有着盲目和迷惘，甚至会有惨痛的教训与不幸。这对他们来说，既充满了生活的希望，又是全新的挑战。

中国故事



▲ 打工的队伍中,有着各种形式的组合:兄弟结伴,父子同行,夫妇相随,不尽相同。



▲ 涌进城市的民工,在城市里自发形成了“劳务市场”,他们在这里以商品形式等待雇主的挑选。有些专长的,自然机会就多一些,瞧他头上的白帽,是广告又是自我推销:“我会炒菜。”



▲ 深夜,凉飕飕的风刮来,车站广场虽然人挤着人,仍难以抵挡刺骨的寒风。人们将一切可以御寒的衣物都裹在了身上。



▲ 河南尉氏县近年来逐步把盲目外出的农民纳入有计划的劳务输出。这两位(左一、左二)是县工商联组织带队往南方输出民工的。这些十几、二十岁的姑娘都是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,女队长自豪地说,她去年就曾带过六批劳工共三百多人南下。“她们在那边不光是为挣几个钱,学技术、长知识、开眼界,好处多着呢!”



▲ 这批来自陕西岚皋的姑娘们,衣着鲜艳,围在一起唧唧喳喳说个不停。她们是去上海昆山的一些合资企业做工——是些缙丝厂、玩具厂轻工一类的,多数人已有二三年的打工历史。这位曾去北京打工、现在又和姊妹们一起东上的张姑娘告诉记者,她一年能有两千元的收入。“往家里寄钱吗?”记者问,“不,挣钱只够自己用,每次出来还得花家里的钱哩。”姑娘们在外打工所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,不仅仅是衣著。当记者结束采访离去的时候,姑娘们热情而自然地喊:“拜拜——!”



▲ 车上拥挤不堪,免不了磕磕碰碰,却还能相互忍耐。

当年知青回乡来

dangnianzhiqinghuixianglai

摄影 / 撰文 于德水



▲ “郭子——！”房东老汉在人群里认出了这位当年的小丫头，“回家！孩子，跟我回家！”不由分说，拽上就走。

二十多年前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席卷中国大地，“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背起行装，离开城市，告别亲人，踏上了与农民结合的广阔天地……风风雨雨，岁月蹉跎。当年的知识青年都已不再年轻，生活的历程使他们在社会中都有了另一个位置，工人、干部、教师、经理、局长或是艺术家……二十多年后的一天，一群当年集体下放到豫东农村的知识青年，相约到一起，他们要去看一看那曾是战天斗地磨练青春的土地，看一看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……1995年10月6日的清晨，他们又一次踏上了这条难忘的路——



▲ “大娘——还记得我吗？”“嗨！你不是小云吗！”当年的贫下中农和当年知识青年的手又握到了一起。



▲ “嫂子——”“啊！回来啦……回来啦！”



▲ 问寒问暖，问长问短，该是回到了家，还是当年贫下中农那股情。